

T4996/8257.82

v. 14

超等策式拾名
周承曾

鍾山書院

鍾山書院

輕清合度
智勝於散
繁了徹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舉藝士以例名實觀於謳已可見矣夫王豹何人不過一善謳者耳而其處淇也河西之人皆化之豹誠人傑矣哉髡若曰夫子謂不用賢則亡者蓋誠以賢者之必有名實也然而髡竊有說焉夫使賢者不獲抱化民之具不獲操維世之權退處鄉閭與人為善即欲有所感化而感化亦必不如一材一藝之傳且久者抑獨何

耶。噫。髡於此。不禁有念於昔者之王豹矣。夫王豹何如人哉。姓左跡未
顯於當途。要不過溷跡里門。矢獨寐寤言之樂。身世久同於下士。
曾不得廣颺朝廟。操轉移斯世之權。問其所處。則淇也。夫淇泉水
泉源。詩有竹竿之雅詠。彼豹也。釣游託處。蓋將桑梓不忘矣。考其
所長。則謳也。夫執籥秉翟。詩傷賢士之遭逢。彼豹也。唱歎流連。直
以性情自寫矣。然不得謂豹以淇傳也。自來宅里之稱。人賢為表。
淇既非通都大邑。而豹亦非有關治化之人。亦不得豹以謳著也。
自昔聲名之道。歷久為難。謳固非合樂以成。而豹亦非鼓吹休明
之侶。况乎薄技偏長。斷難與琴瑟椅桐同廣雅調。則當時無屬和。
恐斯人之響應終虛。而且風微人往。亦難與淇隈菴竹並美。詩人
則異世鮮知音。恐藝士之風流頓絕。乃何以過太行之北。為湖新
聲。見夫一人倡。予千人和。女編邑內之悠揚。婉轉。直不啻別乎吳

飲郢曲而獨號專家竟有如是者又何以歷須漕而南試聆雅韻
見夫此也俯唱彼也遙吟徧國中之曲折夷猶直將欲高乎趙瑟
秦箏而競誇風尚更有如是者是豈康叔之休風未艾乎彼河西
同聲相應同調相賡或者謳頌不忘藉以當刻羽引商之奏是豈
武公之盛烈猶存乎彼河西春士能吟秋女能賦或者謳思不已
聊以抒羈引喉振響之常而豈知爰居爰處者此中固大有人乎今
日者人琴俱雖杳而遺音已不阻流傳則正不得以濮上之淫桑間
之靡謂豹為化人之無具也豹之謳直與淇水同長矣且亦知以
謳以吟者此事固誰為先聲耶今日者芳躅非遙而逸韻已不勝
慨慕則正不得以碩人之自晦邁軸之無聞謂豹為託藝業之甚微
也豹之名直與謳聲共遠矣設使豹抱曲高和寡之心則何以邛
北鄜南好音競奏可知輿情易化雖藝術亦足留名抑使豹勵逸

調孤行之詣則何以樵夫牧豎交口爭傳可知起化有權雖吟咏

猶能動眾嗚乎聖賢寂寞藝士留成名古今來大抵然也謂余不

信請更述齊之善感人者

賦得上方月曉聞僧語
得方字五言八韻

古寺宵留宿深深隔上方曉聞僧起語時見月凝光祀梵宇

^開曾否蒲牢吼未央一輪斜寶殿半晌坐藜牀禮佛燈明燈滅

參禪話短長照空真色相聽徹到嚴莊二子厚例分映琉璃彩應翻貝

葉紺待當紅日上閒與論慈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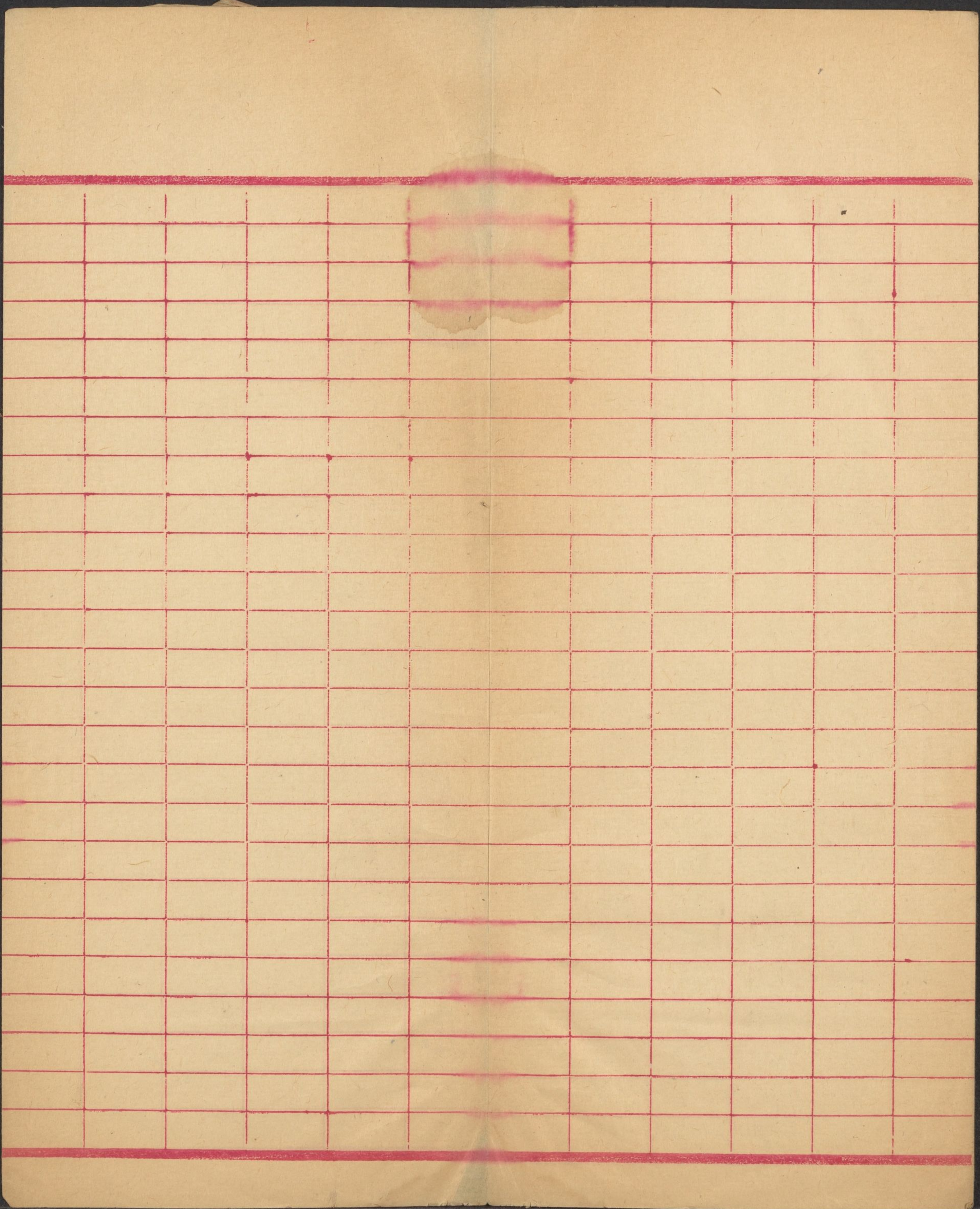
策問

孫權襲父兄之業坐據江東名為創業實守成也乃自赤壁

之勝鼎足以立其後鮮有大敗亦鮮有失德說者謂其勢強

其氣壯故能與蜀魏抗享國長久余謂非也權之所以能抗

蜀魏而享國久長者以有人以持之也。不然當先主伐之之時，衆號百萬，兵臨百萬，朝野震恐，危乎其危矣。而權則以陸遜為將，又懼魏乘隙相攻，於是乎卑辭稱臣，甘受吳王封冊。誰曰不辱？然卒以此轉危為安者，固由權之能忍辱，亦由權之能任遜也。泊乎內外無事，上下相安，權乃觴羣臣於武昌釣臺，迫令酣飲。虞翻伏地欲手及之，當是時也，志滿甚矣。滿則肆肆，則未有不亡者。然由前觀之，以有陸遜之有為將，由後觀之，以有張昭、劉基之苦諫，而權能內斷於心，改過不吝。故雖危雖辱，雖肆居之自若，忍之不惜，悔之愈速。此所以幾亡而終不至亡也。雖然，以秭歸受策言危與辱人之所共慄者，也。武昌之酣飲，人之所不及持者也。語曰：憂患可以保世，逸樂可以忘身。吾又轉為幸矣。



同仁裕監製

藏書

憲奉

元
備
售
各
書
院
課
卷
同
仁
裕

齋
區

0
0